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

漢王高煦反高煦

太宗皇帝第二子母仁孝皇后高煦為人狡黠狠

悻初

太祖皇帝召秦晉燕周四府世子及郡王之稍長者  
就學京師高煦與焉而與晉恭王第三子濟熿周  
定王第二子有製相好言動皆輕挑素不為

太祖所愛

太祖崩建文君嗣位時



仁宗皇帝為世子

太宗皇帝命偕高煦奔訃京師特戒高煦曰宜謹言  
動循禮法毋肆不率以招禍釁又諭

仁宗皇帝曰道中勅訓勵汝弟毋為非法既至京師  
任情恣縱

仁宗屢戒之不悛舅氏魏國公徐輝祖亦以為言不  
納一日入輝祖廐中奪其善馬不告亦不辭徑歸  
輝祖追之已渡江矣高煦還至涿州因小忿擊驛  
丞幾斃州口聞於朝兵部尚書徐泰等遂以其事  
並緣劾他事為兵端

太宗皇帝舉兵靖內難留

仁宗皇帝居守以高煦從行及

太宗皇帝正大統高煦自謂有扈從勞窺覬儲位藩  
府從征諸將丘福等及駙馬王寧皆與高煦善屢  
言於

太宗曰二郡王有扈從功宜為儲貳

太宗曰論功則居守當先扈從論帝皇大經則建儲  
必在嫡長况長子仁賢可為社稷主福等乃不敢  
復言既冊

仁宗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第三子高燧為趙王



俾高煦建國雲南高煦怏怏不肯就國

太宗皇帝

仁孝皇后命

仁宗皇帝問其故高煦曰果何罪而遠斥之耶

仁宗曰吾此來為弟決去就果不欲遠離則當婉辭  
庶可全恩高煦既強聽得暫留南京遂請天策衛  
為護衛輒矜說謂左右曰天策上將唐太宗之號  
也此豈偶然者復乘間請兩護衛嘗作詩譏諂忠  
孝有申生徒守死王祥徒受凍之語而恒自比秦  
王世民

仁孝皇后既崩

太宗皇帝巡狩北京高煦益恣肆歲收祿米別為大  
量以求羨餘率獲三倍教護衛官軍強取官民商  
賈貨物莫敢誰何私造兵器用漆皮為舟教習水  
戰有軍士三千人不隸籍兵部陰畜壯士縱其盜  
劫為兵馬指揮徐野驢所擒高煦以鏡瓜撾殺野  
驢以私憾支解無罪人暗投之江僭用天子車服  
中外悉知之莫敢言時

仁宗皇帝監國數以溫言諷戒之不聽後改國青州  
數降勅促之國又不肯行永樂十四年聞



太宗皇帝在北京不豫其謀益著是冬

太宗皇帝聞之怒遽命駕南還至南京遣人察其所為皆實召至切責之褫其衣冠囚繫之西華門內條示其罪數十事時

太宗皇帝怒甚不可測

仁宗皇帝再三頓伏為救解語在永樂十五年實錄久乃復其衣冠而削其兩護衛止存一衛執其所狎暱匪人誅之從高之與於樂安州即日遣行

太宗廟謂

仁宗及

上曰樂安距北京數百里但聞有異謀可朝發而夕擒也高與至樂安深懷怨望異謀益急造偽鈔造兵器縱護衛軍為盜及占民田地強取馬牛境內騷然

仁宗皇帝在東宮教書戒之不悛

太宗皇帝北征晏駕高與之子瞻圻時在北京凡朝廷所設施皆潛遣人馳報高與一晝夜六七遣行高與亦數十遣人潛伏京師伺察事浸上聞左右或言宜乘其謀未著發兵擒之易耳

仁宗皇帝不聽待之加厚遣書召之既至倍增歲祿



賜賚寶物動以萬計瞻圻先在

太宗時憾父殺其母屢奏其父過惡皆外人所不得聞者高煦亦知之至是悉上瞻圻前所遣報朝廷事數十紙有妄言朝廷議發兵攻取樂安城等事仁宗皇帝召瞻圻示之曰汝尚憑虛離間吾兄弟况他人乎其罪當誅

仁宗曰穉子不足誅即日命往鳳陽守

皇陵高煦既歸國後有自樂安來者往往在下私語高煦有反謀獨未有聞於朝

仁宗皇帝大漸時

上在南京被召還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猝不果

上即位賜賚漢趙二府寶玉諸物加厚而高煦所請求於朝廷者無虛日悉見聽允間言及朝政

上皆虛已從之至是遣人奏求駝馬命中官送駝四十馬百二十往遺之又遣太監楊英賜之袍服材既行廷有出使者還言於

上曰漢王謀反已彰護衛軍悉四出劫奪百姓驚惧上曰朝廷待之無不及者理未應遽尔已而軍民上高煦反狀者益衆送駝馬者及楊英中道聞之皆

却還



上曰其果然耶而高煦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約舊  
功臣為內應青至太師英國公張輔所輔暮夜繫  
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而山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  
所屬府州縣及真定等衛奏皆至御史李濬亦自  
樂安間道詣京白其事蓋高煦與指揮韋廷韋弘  
韋興千戶王玉盛堅李智知州朱桓等數年以來  
日夜謀議於樂安城中造軍器火器籍州民丁壯  
編為行伍破州縣獄出死囚而厚養之教習戰事  
召集諸附近州縣無籍強壯子弟及逋逃賜銀幣

編隊甲給旗號習武事遣人以兵器給各衛所為  
信盡奪諸郡官民畜馬暗結山東都指揮靳榮等  
為助旁近有司亦多趨附偽署太師都督尚書侍  
郎等官皆定擇日舉事期先取濟南城然後率眾  
犯闕闕

上始命整飭兵備而<sup>猶</sup>未決意討之遣中官侯泰齎  
書與高煦言昨護衛餘丁枚青來言叔有督過朝  
廷之舉予誠不信然慮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今  
皇考至親惟二叔父子所賴亦惟二叔父即位以來  
天地神明臨鑒在上豈有一毫拂違叔父之心而



小人以無為有造言離間今不得不<sup>數</sup>載露中懸以明讒者之妄且慮軍民傳播驚疑或別有小人乘間竊發亦不得不畧為之備惟叔父鑒之昔

皇祖賓天之初小人亦嘗造為誣罔離間之言賴

皇考與叔父同氣至親彼此無疑而小人奸計竟不能行今此輩又欲離間我叔姪惟叔父鑒之國家之福亦宗室之福也已而山東軍民告變者日集闕下是月

叔姪

高煦遣百戶陳剛賚奏言

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謂

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朝廷過遂斥二三大臣為奸臣而指夏原吉為首並索誅之末為危語以撼朝廷又為書諭京師公侯大臣指斥乘輿索誅奸臣造誣飾詐極其詆毀且言已分兵備要害以防奸臣之逸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

天地祖宗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群臣嘆曰我國家不幸有此事豈可已乎遂命行在兵部榜示



中外命太師英國公張輔曰今朕親督師一切機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今所擁悉非有謀能戰之人願假臣二萬卒保為陛下擒之不足仰煩至尊

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分遣諸將嚴各城守備中外戒嚴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細許自首免罪給賞勅各處守帥以兵從征

癸亥

召征西前將軍鎮守大同武安侯鄭亨還北京陞

行在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龔傑為右都督昏刻東南天鳴如馮水久乃止

甲子

陞都督僉事韓崇陳敬王或俱為都指揮同知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張玉為都指揮僉事宥保定伯梁銘罪復其爵初銘充叅將鎮守寧夏御史劾奏銘縱軍受財等事下獄至是御史論銘應罰役降爵

上念銘舊勲臣復其爵而罷其叅將之任昏刻東南天鳴如風水相搏四鼓有流星大如雞彈色赤



尾跡有光起危西南行入羽林軍

乙丑

上以漢王叛遣指揮黃讓內官譚順等往淮安同總  
兵官平江伯陳瑄鎮守勅瑄曰今命指揮黃讓內  
官譚順內使陳錦助爾鎮守淮安綏撫軍民或有  
寇盜劫發即與軍衛有司同心戮力固守城池遣  
人馳奏其餘一切巨細事務尤在審處毋得一毫  
擾及軍民

勅召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赴北京令以邊  
務付都督陳景先提督陞隆慶左衛指揮使李

勇為都督指揮同知指揮使韓鎮大寧前衛指揮  
使郭斌為都指揮僉事金吾右衛指揮僉事也蘭  
不花為指揮使羽林前衛指揮僉事范貴為指揮  
同知金吾右衛正千戶王興金吾右衛正千戶海  
峇為指揮僉事行在府軍後衛指揮僉事蘇朝  
老疾命其子貴代

命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刑部凡今武職有犯被鞠  
悉錄其情罪以聞行在兵部奏中外差遣者多  
北京會同館驛馬不足請令行都督府屬衛量給  
馬相兼走遞良鄉以南驛馬不足者請令旁近軍



衛有司一體增給如民間無馬請於孳牧馬內給之仍令北京行都察院及刑部遣官往來提督從之上罷朝退御左順門謂工部尚書吳中曰自良鄉至江輔凡有行殿之處多役軍民看守徒勞人力即令錦衣衛遣官馳驛往諭每處止番數人其餘皆遣着役寧家昏刻東南天鳴如風水相搏

丙寅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京師各衛扈從并番守官軍自今年八月至十二月該與本色俸米者速給之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刑部備錄武官所犯

情罪輕重指揮千百戶凡五百二十人以聞

上既閱之命除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謀故殺人強盜子毆父母及真犯情重者不宥外其餘雜犯死罪流笞杖及見問未完追陪糧草者悉宥還職見追逮未至者雜犯罪以下皆准此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卒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夜四鼓南京地震赴西北隨止曉復震

丁卯

遣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釋奠先師孔子封右軍都督府左都督費瓖為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崇信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子孫  
世襲指揮使賜誥券冠服追封其三代及妻 陛  
監察御史李濬為行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濬山  
東樂安州人時丁父憂居家高輿反謀已著遣人  
招濬濬不從變姓名潛走京師發其事甚悉  
上嘉之遂陞職濬言家有老母命俟事平先還省母  
然後視事

命指揮芮勛守居庸關勅曰今命爾守關軍士必勤  
訓練關隘屯堡必嚴守備譏察奸偽不可懈怠或  
有警急即遣人馳奏一切邊務必與附近總兵官

協謀審處毋慢毋忽 宥都督僉事沈清罪清初  
守居庸關隆慶三衛指揮李景等奏清不法十八  
事清亦奏景等違法法司奏乞下清等笞對從之  
至是有旨武臣犯罪非大過者俱釋之遂宥清  
命三法司凡軍旗校尉將軍力士徒罪以下見繫獄  
者皆宥之俾從征 昏刻東南天鳴南京地震起  
西北隨止  
戊辰 祭 廟 官

太社 官 祀 東 門 外 壇 中 有 五 帝 之 神 春 分 祀 之  
太稷 陝西兆州衛土官百戶張喜來朝貢馬



命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直修撰王鈺為順天府鄉試  
考官賜宴於本府 行在兵部奏皇城及京城門  
請以公侯伯分守

上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景專守皇城安鄉伯  
張安廣寧伯劉湍忻城伯趙榮建平伯高遠分守  
京城門

命廣平侯表容京城每門增官軍五百人兵馬司各  
給軍五百人委官率領相兼夜巡 昏刻東南天  
鳴如雨陣迭至往西南久乃息地震起西北隨止  
已已

上將親征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太監劉順等  
率兵二萬為前鋒

命豐城侯李賢侍郎郭璉郭敦李景等督餉運  
命鄭王瞻坡袁王瞻坂居守勅廣平侯表容武安侯  
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文直協同  
贊輔

勅大營五軍將士曰祖宗開創洪業封建親藩鞏固  
帝室以圖永久朕嗣承大統篤厚親親期與天下  
同享大平之福今漢王謀為不軌圖危  
宗社朕以



祖宗付託之重國家生民大計義不得顧親躬率六師徃正其罪爾諸將士務齊心協力共成大功有功者必賞不用命者必誅有能擒獲者逆重加爵賞朕之此舉專為除暴安民軍行務在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若有故縱軍士擾害貧民以軍法處治遂賚將士公白金五十兩鈔三千貫侯四十兩二千貫伯二十五兩一千貫都督十兩四百貫都指揮八兩三百貫指揮六兩二百貫千戶衛鎮撫五兩一百貫百戶所鎮撫四兩五十貫旗軍校尉力士二兩二十五貫自都指揮以下悉加綿布二疋

扈從文職六品以上所賜例如武職七品以下銀二兩鈔五十貫

命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常寺楊溥叅預機務賜鞍馬給鎧冑弓劍扈從

命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司顧佐扈從凡從行吏典人才知印醫士及官下家人各鈔五十貫官員知印俱給馬一匹文武官吏人等入馬行糧芻豆日給如例昏刻月掩斗第四星

庚午



附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等奏番守事宜在京每日  
啟事止用啟本各處所奏機密重事啟知遣人馳  
奏如強盜反獄等事不可緩者即時啟知施行及  
修治軍器之屬急用諸物公同會計具啟支給仍  
用其奏其餘事務應行者即具啟施行可緩者以  
奏本付科俟 車駕回奏請

上悉從之

辛未

以高熈之罪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百神遂親征 是日

車駕發京師 以親征遣禮部官前告所過山川

駐蹕通州境內守臣率民耆老詣軍見

上進而諭之曰畿甸之民困於供億久矣朕方此休  
息之乃親藩構逆不得已有問罪之師而輓運糧  
餉除~~途~~<sup>道</sup>途不無勞民尔有司宜厚撫綏從征軍  
士有侵擾民者執之以聞諭豐城侯李賢吏部侍  
郎郭璉等曰軍行糧芻為重寇聞大軍出或有潛  
伏窺我輜重尔等嚴<sup>隄</sup>備營中夜不得舉火或聞



砲聲及人馬聲宜靜以鎮之不可妄動 中官侯  
泰自樂安州還初高煦聞泰至嚴兵而後入之觀  
上所賜書畢謂泰曰朝廷知我舉兵耶泰曰雖多人  
言之

皇上以殿下至親固不信高煦曰尔舊人且知我奉  
兵之故泰曰不知也高煦曰

太宗皇帝輕聽讒間削我護衛徙置樂安州

仁宗皇帝不復我護衛不與大城池徒以金帛餌我  
今

上舉口譚

祖宗舊制吾豈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遍觀其軍  
馬兵器且曰雖以此橫行天下可也吾已遣書入  
奏尔今速歸

皇帝即執送奸臣未然後議吾之所欲得時旁有告  
高煦曰聞朝廷遣人送駝馬及袍服未者中道皆  
驚怖走矣高煦大笑曰吾固知其怯今朝中必膽  
落矣泰歸

上曰高煦何言泰對曰一無所言又問其治兵如何  
對曰無所見

上顧謂左右曰此小人懷二心矣而錦衣衛官從泰



往者具言其所見

上聞之曰事定必治春不可怒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壬申

駐蹕新河店 夜有流星大如盂色青白有光起  
天倉東南行至近濁

癸酉

駐蹕水河舖 遣官祭歷代帝皇

上馬上顧謂侍臣曰漢高帝初封吳王濞謂其有反  
相至景帝時果反永樂中

皇祖謂高煦有異志不宜處大國置之樂安今果反  
何皆料之審也然景帝提殺吳太子又行晁錯削  
奪之計故漢反朕待諸王皆厚至如漢王以其  
皇考至親待之尤厚何為而反耶侍臣對曰彼蓄反  
心非一日非恩德所能馴者

上曰試與卿等商之彼計今將安出或對曰樂安城  
小彼必先取濟南以為巢穴或曰彼往時不肯離  
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以朕計之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况大軍  
將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護衛軍父母妻



子皆在樂安肯棄之走南京乎且高煦臨事狐疑  
不決外為誇詐中心實怯今敢猖狂為此一則輕  
朕年少且新立衆心未附二則料朕不能親出必  
遣將未討彼得以危言厚利誘之以僥倖成事今  
朕親征其新聚之衆已膽落又敢出戰乎况天下  
無事無故弄兵以毒生靈

天地

祖宗豈容之大軍一至即成擒矣 昏刻中天有青  
氣三道長如匹練東南行東南方天鳴如風水相  
搏又乃息四鼓有流星大如雞卵色赤尾跡有光

起室西南行入天倉

甲戌

駐蹕楊村

遣官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

川等神

遣官祭旗纛之神

東南有白氣一道

如决堤

乙亥

駐蹕直沽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為將雖有智勇必資士卒乃能成  
功古之名將皆以卹士為本平日撫恤得其心臨  
敵之際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卹徒以威馭之緩



急未必得用前已命兵部給從征官軍馬騾分載  
軍資昨見軍士多有負重者日晚始至營亦有困  
乏憊道旁者尔等畧不加意但知使人不知恤人  
豈為將之道其即以官給馬騾均分馱載以蘇軍  
力軍中有疾病者太醫院與善藥如果不能前進  
付所在官司調理

丙子

車駕所過見有司集民修治道路

上命散遣之且諭之曰茲秋成之時民皆急於收穫  
道途通行者其免除治毋重勞尔民駐蹕靜海流

鎮

勅陽武侯薛祿等曰大軍去賊境日近宜嚴切堤備

振揚士氣以為先聲今發哨騎五百與尔相接遇  
有敵息及軍中一應机務即馳奏 是日廣西寇

趙暹等就擒暹本崇善縣土官知縣初恃險遠謀  
廣地界遂招納亡叛聚黨二千餘人攻破左州執  
故土官奪其印殺其母大肆擄掠占據村峒四十  
餘所造火器建旗號僭称王署偽官流劫州縣事

間

上命總兵鎮遠侯顧興祖會廣西三司剿捕興祖等



初招之不服遣千戶胡廣領兵討之暹塞險拒守  
廣進圍之給出所奪各州印信撫諭其脅從官民  
復職歸業暹勢孤計窮謀從間道夜遯廣謀知之  
伏兵要道擊之暹及其黨皆就擒

丁丑

駐蹕流河驛

命崇信伯費瓖率兵益前鋒

上諭之曰尔往諭薛祿等曰高煦以及為名擁烏合  
之衆有識者心不附之此坐成擒耳昔耿弇擊張  
步聞光武車駕至謂衆曰臣子不當以賊虜遺君

父尔等其悉心協力共滅此賊

戊寅

駐蹕興濟縣 樂安護衛軍校有脫身歸正者言

高煦立五軍王弼領前軍濟陽王監之韋達領左

軍臨淄王監之盛堅領右軍昌樂王監之朱恒領

後軍淄川王監之高煦親率中軍世子瞻垣畱守

王城擇日出兵又言高煦初約靳榮先往取濟南

然不得按察司布政司官之心繼聞大軍已出遂

不果行朱恒應天府人力言宜引精兵趨南京得

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高煦初聞朝廷遣薛祿將



兵喜曰此易制及聞

上親征始有惧心群臣聞所言皆叩首曰

皇上精於料敵賊不足平矣

上曰因敵猶閉不可忽也卿等慎之於是授歸正者官而厚賚之仍給榜牌之還樂安諭衆

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

宗社朕與師問罪非得已也王

太宗皇帝之子

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虧毫髮

今何為而反耶朕惟張教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人事藩國率因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過擒所倡謀者未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王不失為宗藩而子孫永保封國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甘於小人同死生成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能終保其無虞乎烏合之衆少有利大軍乘之即成擒矣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至此之際王何以施面目朕欲雖保全不可得也王讀書



知古今轉禍為福一及掌之間其審圖之  
昏刻  
中天有青雲狀如杵南有黑雲狀如覆船  
已卯

駐蹕滄州 日上有背氣一道色青赤隨生左右  
珥色黃赤鮮明四鼓東南天鳴如風相搏又乃止  
庚辰

車駕至鹽山陽武侯薛祿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城  
下高煦約以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  
奇楊榮等進曰軍臨敵境尤宜慎重古云師行日

三十里况萬乘親征兼行非所宜也英國公張輔  
安遠侯柳升等亦進曰前軍已至樂安彼知大軍  
在後或設伏林莽間俟我不虞况百里趨利軍法  
所忌請少駐兵廣哨望而後進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直抵其城下則彼為阱中  
虎耳雖有爪牙將安施乎况彼以反為名烏合之  
衆人懷疑二聞大軍至克克為計不暇又豈能設  
伏禦我乎知等無過慮遂行暮過慶雲夜二鼓至  
陽信時慶雲陽信官吏生員皆入樂安城無耒朝  
者東南有白雲狀如群羊驚走既滅有黑氣狀



如死蛇須臾分兩段

辛巳

昧爽至樂安 駐蹕城北時中天黑氣黯黯如死  
仄

上分命諸將壁其四門高煦率叛黨偽太師王斌等  
乘城舉砲大軍四門神機銃砲疊發震如雷霆其  
城中烏合之衆環聚城堞顧望股慄然迫於威震  
不敢引退從征將士皆爭奮請一鼓拔其城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不聽乃遣勅諭高煦云今  
山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衛所府州縣官鄧真

等并尔護衛軍校餘丁救青等民人王壩等五百  
餘人奏尔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剛賈至本上誣  
先帝遂及朕躬尔罪著矣朕以

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  
城下尔不來朝亦不遣護衛及王府官出見是負  
固不服今以誠心待尔尔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  
前面陳尔情庶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  
之日悔罔及矣午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尔備矣  
朕言不再尔其審處之又以勅係矢射城中諭逆  
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



狼<sup>狽</sup>失據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前歸罪

上許之 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東南有青氣狀如人叉手揖拜

壬午

駐蹕梁安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為人擒也高煦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群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

上曰彼固不羨祖訓於待親藩自有成法群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

上却之但命以群臣劾章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

皇上遂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又遣其所親信內侍還府中慰安眷宮下令城中罪止坐同謀者皆從者勿治遂執其同謀王斌王或韋達朱恒錢巽等數十人悉下錦衣衛獄 朝鮮國王李禔遣倍臣金時遇等貢馬及方物至京師

癸未



駐蹕樂安城南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今高煦就擒與之同謀者  
數人罪不可赦其餘軍民被脅從者一切不問其  
榜諭安業勿有疑畏仍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  
張本及御史給事中等官撫安軍民

上諭之曰今罪人已得除同謀首惡外其餘一切不  
問民有兵器者令送官免罪匿不送及里隣知而  
不首者罪均 改樂安州為武定州吏部引選武  
定州官

上諭之曰此州之民幾陷於叛逆今元惡就縛脅從

悉宥撫綏休養在尔良有司其勉思厥職以稱任

用

甲申

駐蹕樂安城南 遣官賚勅諭鄭王瞻垓襄王瞻

塏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祝曰比因高煦謀為不軌以

祖宗付畀之重率師討之仰荷眷祐事已平定將以

二十四日班師謹告 遣太監孟驥陳蕪馳奏



皇太后 遣勅諭北京文武群臣 遣書報趙王高  
燧曰姪祗承

祖宗之位所賴者宗室諸叔父為之藩屏相與鞏固  
國家同享悠久之福姪於漢王事以叔父未嘗違禮  
今者無故謀為不軌圖危

宗社北京山東官員軍民人等及其護衛親信軍校  
首發其事者五百餘人姪以至親初實不信及其  
差百戶陳剛賚本末京誣罔

先帝爰及於姪假此之故蔽言舉兵犯闕姪乃考察  
衆人所首之事皆有實跡今以

祖宗付畀之重國家生民大計不得已親率將士往  
問之師至其境彼猶擁烏合之衆以抗姪不忍攻  
城凡三致書而猶見拒仰賴

天地垂祐

宗社之靈彼為城中諸人所迫以來以至親之故不  
忍罪之令同宮眷回北京居住其同惡者明正其  
罪悔從者咸釋不問自餘秋毫無犯惟叔父與

皇考同氣至親不可不告多人所首之事略具別摺  
言之痛心惟叔父鑒之并遣書諭諸王額詔中外  
曰我



祖宗開創洪業封建親藩所以鞏固國家永安  
宗社朕以天叙嗣承大統醇厚親親至於漢王高煦  
事以叔父未嘗違禮

天地神明所共臨鑒而彼苞蓄禍心積有年歲昔我  
皇祖太宗皇帝覺其替懷異圖削二衛護徙置樂安  
州

皇考仁宗皇帝友愛之誠比隆虞舜而乃忘背大恩  
以德為怨今無故招聚無賴授以兵器驅掠良民  
梁元羨勇搶奪官民馬擅放有司因繫強盜縱其  
為惡給與賞賜暗結都司官及軍衛有司官吏生

員人等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王斌知州朱恒等  
為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授以職散刀與真  
定等衛官軍為號潛結北京官員軍民俾為內應  
其他奸謀不可枚舉遂至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  
司衛府州縣等衙門官吏人等及其護衛親信軍  
校并被害軍民五百余人奏發其事朕以至親初  
未信之及差百戶陳剛賈本至京誣罔

先帝爰及朕躬假此弄兵蔽言犯闕乃寃多人之言  
俱有成迹實欲妄覬大位謀危

社稷流毒生灵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具不



孰如此罪奚可容朕以

祖宗付託之重國家生民之計不得已親率六師往  
問其罪師臨其境尚擁烏合之衆敢行拒抗賴  
天地眷祐

宗社之靈罪人即得以親親之故不忍棄絕令同宮  
眷居於北京以全始終之恩其餘同惡者明正典  
刑脅從者咸釋不問今已班師嗚呼管叔流言成  
周致辟淮南作孽自開其躬大義不私於所親至  
仁尚從於寬典詔告中外咸使聞知止各處所  
徵兵勿進罷餉運

遣監察御史給事中及戶部錦衣衛官於緣途大  
軍經過之處巡視田禾有殘傷者還奏免其今年  
秋稅以班師遣禮部官前告所遇山川陽武  
侯薛祿奏青州中護衛群牧千戶所樂安千戶所  
俱缺官掌事請於復職官內摘令暫管

命兵部從之

乙酉

班師下令軍中曰今元惡就擒一方之民始安回  
軍敢有侵擾百姓者治以軍法

命陽武侯薛祿尚書張本仍畱武定州撫安軍民



命中官護送高煦父子及家屬赴京命錦衣衛官械繫其同逆者後行

命置武定守禦千戶所謂德州衛前所官軍實之  
駐蹕樂陵縣

丙戌

駐蹕樂陵黃家店

丁亥

天久不雨自班師之明日連雨道途泥濘

上望見軍士衣皆沾濕挽曳輜重者多困下令休息  
復駐蹕樂陵黃家店南京地震起西北隨止

戊子

駐蹕古黃河北崖

琉球國山中王尚巴志遣使

者模都右等貢方物至京師

己丑

駐蹕東光縣 山東及北直隸文武之臣率兵民

父老奉迎

車駕自是日填溢道路歡喜舞蹈呼萬歲 掌文趾  
布政司按察司尚書陳洽遣人奏賊首黎利至  
安城其勢益盛晝夜攻城為事官李安方政等各  
軍擊之 日上生背氣色青赤鮮明



庚寅

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

駕山嘗侍講讀見

上首言漢趙二王實同心宜乘今席卷之勢移兵彰  
德趙王就擒國家可永無虞

上不聽山退詣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冀兩人贊  
上必行

上終不聽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元年九月辛卯朔復

駐蹕單橋

壬辰

駐蹕河間府 忽魯愛等衛指揮僉事哈刺雲南  
羅雄州故土官知州梁伯子者求交趾永堂縣等  
衙門主簿阮有祿等奉朝貢馬及方物至京師

昏刻填星鍵閱

癸巳

駐蹕鄭州城南



甲午

駐蹕新城縣北 國子監司業吳溥<sup>溥</sup>卒字德潤江  
西崇仁人舉進士權翰林院編修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陞脩撰進國子監司業為人  
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禮其教學者必致力本源曰  
若事口耳之學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旦坐堂上視  
諸生所習為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獵蹈襲  
之弊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道古  
為教如溥者少矣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  
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莫或

知溥或念溥文次不陞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  
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自號古  
崖天下之為士者皆高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  
有寡孤貧無依者溥每分俸給之及卒無以為斂  
云

乙未

駐蹕良鄉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尾赤有光  
出天市西行<sup>近</sup>至濁

丙申

車駕至京師親告



天地

宗廟

几筵

社稷行謁謝禮朝

皇太后畢出視朝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

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

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為亂臣賊子之戒

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

命行在工部新作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

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群臣復奏叛逆

之人不分首從皆得處極刑遂命以王斌韋達朱

恒等鞠訊情實悉論如法

丁酉

文武群臣上表行慶賀禮

上曰此國家之不幸也何以賀為遂止 土魯番城

故都督錫恰子也吾着兒阿木河等衛指揮同知

弗剌荅等來朝貢馬駝等物 造行在都察院印先

是右副都御史陳勉扈駕征樂安州以印自隨知

印者不謹失之至是



命行在禮部再造給之 兵馬司引奏金吾衛軍婦  
遺火燒官民人房舍當送法司治罪

上遙見其老遣問年幾何對曰八十餘矣且無子歎  
曰老而有罪當贖况無子乎命釋之 湖廣布政

司右叅政田剛坐贓罪為民初剛坐累罰役京師

諸吏以其貧歛財助役得復職然剛好使酒與布

政使李旭不相能旭族人訐之已從而和之剛嘗

訴其情法司莫能與辨者 曉刻正東天鳴如風

水相搏

戊戌

法司言高煦同謀叛逆者詞連晉王濟熿趙王高  
燧宜併治之

上曰趙王雖其親弟素異心不可問晉王自洪武中  
實相好其謀有無未可知亦不可問 造武定州  
等衙門印記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有光起  
胃西北行至閣道

己亥

雲南廣南府土官迺判儂郎舉等及嘉河等衛女  
直指揮僉事孟哥來朝貢馬 令崇信伯賈瓖子  
孫世襲崇信伯蓋念其歷世功也 高煦逆黨王



弒朱恒盛堅侯海錢異錢常井盛等凡六十餘人  
皆伏誅弒青州中護衛指揮恒樂安州知州堅樂  
安千戶所千戶海典仗異長史常教授盛群牧所  
百戶初高煦敬反弒等首與定計於是偽授弒太  
師恒異皆尚書堅海都督侍郎其餘各以大小授  
職至是皆擒至京

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侍郎諸大臣雜訊皆伏罪故  
誅之惟長史李默以嘗諫諍免死謫口外為民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有光起天苑西南行  
至游氣

庚子

瓜哇國王楊惟西沙遣使臣啞烈弗叫等來朝貢  
方物 誅高煦逆黨靳榮榮山東都指揮使高煦  
反敬先處濟南令千戶盛堅潛往說榮使開門效  
順榮從之遣子義詣高煦受約束至是皆伏誅初  
高煦謀反空一府僚屬皆順從而安樂千戶所樂  
安州及所屬州縣官吏與之賴民悉從之高煦又  
遣人四出招誘天津衛鎮守都督僉事孫勝山西  
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史誠河間衛鎮  
撫溫英德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等皆約舉城



應之先納軍馬粮杖之數事覺相繼就誅六百四十餘人張傑揚雲死獄戮其屍其他知而故縱與截匿叛人皆應死宥充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為民於邊者七百二十七人 兼兵部事行在工部尚書黃福奏近大軍東征皆給馬匹民以馬赴太僕寺各衛官軍理當赴官領馬乃輒於城外迎候馬至擇其善者逕馳去民莫敢與爭今民來訴者計馬一萬七千餘匹請令五軍管隊官挨究但經太僕寺關領者悉送法司問罪追馬還官  
上曰彼時官軍爭取馬匹蓋以師出甚急故耳姑勿

行五軍但揭榜曉示令自首還官不首許所管官旗及同隊之人首告得實者追犯人鈔一千貫充賞仍罪不首之人

辛丑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高輿作遂得罪

宗社而勤勞將士遠涉塗潦今還京宜賞勞遂定等第賜鈔公三千貫侯二千五百貫伯二千貫都督一千貫都指揮五百貫指揮四百貫千戶鎮撫三百貫百戶所鎮撫二百貫總小旗將軍一百五十



貫軍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貫文職官六品以上如  
武職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貫九品以下一百貫尉  
後五十貫病故溺死官軍加半倍給其家  
直隸淮安府奏安東沐陽二縣六月以來雨水滄  
沒田畝禾稼無收命巡按御史驗視以聞  
壬寅

土魯番城都督僉事戶吉兒察烏思藏大乘法王  
昆澤恩巴遣國師阿水葛及考郎兀等衛指揮阿  
兒帖木兒等來朝貢馬

賜隨征樂安州還京文武官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六  
千八百五十人宴于

奉天門是日加賜扈從文武官軍旗校人等絲幣絹  
布公綵幣六表裡侯伯五表裡都督尚書四表裡  
都指揮及文職三品四品一表裏指揮絹二文職  
五品以下及千戶百戶鎮撫將軍力士校尉旗軍  
絹一厨後各綿布一 周王有燬奏弟宜陽王有  
焮等五人將婚未有居室凡財料皆已備所少工  
匠人夫今當農閒望朝廷給賜

上命行在工部於軍衛有司總撥一千人為之營建

癸卯



封乳母李氏為奉聖夫人保母張氏為佑聖夫人  
李氏故夫呂斌張氏故夫傅勝皆贈都督僉事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義曰古人云無德不報李與張  
其勞皆多亦皆純實謹厚今茲之報曰非私恩亦  
出公義若其如漢王聖縱恣則朕不取 暹國王  
三額波摩刺扎額遣使臣亞烈陳瑤等來朝貢方  
物

勅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於所領官軍內調  
調五千人赴交趾聽成山侯王通節制 行在戶  
部奏定撥浙江湖廣江西三布政司及直隸蘇州

等府縣糧五百二十三萬六千餘石於南京各衛  
倉收納今報各倉充溢收積無所請改撥二百二  
十萬石分貯淮安徐州臨清揚州府衛倉以俟官  
軍積運從之

甲辰

代府左長史戴禮奏臣蒙恩命職當輔導親王今  
到任三月王不容見事多違戾不能啟陳忍而不  
言則義所不可謹錄其大者以聞其一昔王世子  
失愛於王令與母異居今世子已薨世子之子是  
曰世孫仍與祖母同處給役無人歲祿不及止憑



內使耕種以養而宮人之家常蒙優賜當親者及  
踈當薄者及厚今世孫年已十四尚未知書王亦  
不復矜念伏望與加元服俾之出閣拜讀教授得  
侍講論以成德性以正國本其二王令諸郡乳母  
誘納軍民婦女六人入宮給後比皆遜避王移怒  
於廣靈王之母廣陵母子不能自安皆出外居雖  
奉勅旨諭使寬容而王怒未息不得還宮伏望明  
賜處置得以保全其三澠城以下四王血氣方剛  
學業未就漸為氣習所移襄垣王重費白金以求  
鷹靈丘王多出金銀鞍馬以與私暱逞驕侈之志

無恭儉之心伏望勅使就學親近孺臣以德義治  
心以禮法律身庶幾革其舊習成其賢行其四王  
國祭祀停廢已久比有勘合仍令舉行臣亦再三  
封本進啟不蒙省納而齋即禮生徃徃橫被抖斂  
伏望禁止需求俾行祭祀庶幾典禮不墜

上覽奏謂侍臣曰長史之言皆是君臣上下須是情  
意決洽然後匡弼之說行今既乖隔彼安能盡言  
况此皆王家事外人所難言者朕須有處之  
行  
在戶部郎中王良奏懷來保安右及萬全左右四  
衛俱缺糧料乞以長安嶺倉所貯者分給



上命分八萬石給之 昏刻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  
光起奎東北行至天大將軍

丙午

造藩府黎城王稷山王沁水王沁源王魯府新野  
王沁陽王安丘王樂陵王鉅野王鍍金銀印各一  
丁未以

太宗皇帝禪命袁王瞻塔謁祭

長陵

日上五色雲見

四川馬湖府知府安璿遣

弟琦廣西安隆長官司岑子得陝西邠州僧人札  
失堅督馬烏思藏僧蓋宗遼東安樂自在州驍官

指揮僉事兀丁哥千戶古魯溫少州衛都督僉事  
因即未遣指揮同知鎬南谷密回回打刺罕忽都  
卜丁等未朝貢馬 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比者  
車駕東征大賚將士銀鈔監察御史沈潤給事  
中朱徵等監給行在右軍都督僉事崔聚重給鴻  
臚寺丞何敏等違例多給隨征運糧官軍軍伴五  
百五十八人止應賞鈔皆冒閱銀皆當問罪追還  
官

上召濙至榻前密諭之曰朕以廉耻待人崔聚何敏  
朝夕在左右若皆追銀彼復何施顏面姑宥不問



其不應賞銀而冒給者度今皆費用亦不必追沈  
潤朱徽等當是事繁致悞亦姑宥之

戊申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山東青菜登三府海濱地瘠歲  
且薄收濟南所屬大軍經過不免蹂踐其歲辦馬  
草皆宜暫免兗州東昌亦約量起運庶幾少寬民  
力

命行在工部凡工匠戶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  
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餘皆放回俾  
後更代單丁則視年久近次第放免老幼殘疾及

無本等工程者皆放免  
旻世子徽屢奏鎮南王  
恣謗等事

上曰此未必實然須明白庶杜讒者之口勅召赴京  
面質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許勝奏五月六月久  
旱無雨陂塘多涸瑞州等府田稼俱已焦槁

上命行在戶部驗畝蠲租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  
赤尾跡有光出天苑西南行至近濁曉刻月行天  
街中

己酉

命武進伯朱冕等調青州中護衛軍於遼東諸衛



崇信伯費瓌等調樂安千戶所軍甘肅備禦  
行在戶部主事馬健奏比蒙差往浙江會同大理  
寺卿胡榮視農事杭州常州二府及蘇松嘉湖鎮  
江之常熟縣風調雨順禾稼豐稔獨蘇州之吳江  
崑山長州三縣嘉興之嘉興縣湖州之烏程歸安  
二縣松江之上海縣鎮江之金壇縣聞有水滂傷  
稼然不為大害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國家糧餉取給諸郡常恐不熟  
故前令人往視今聞豐稔處多固可喜但災傷處  
亦宜有以寬恤之直隸安慶府桐城縣浙江嚴

州府遂安分水淳安建德壽昌五縣温州府瑞安  
縣衢州府江山縣杭州府臨安縣各奏境內人民  
缺食已將預備等倉米穀驗口借給候來歲秋成  
還官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有光出斗西  
南行至近濁晚刻月犯諸王東二星

庚戌

慶王楠奏向請入朝伏蒙

聖思念臣病體新愈未宜跋涉今已復常乞許來春  
朝京師

上復書曰知尊候復常深用慰喜承諭欲以新春來



京甚感深愛之厚亦予心所欲也但

祖訓在上所不敢違叔祖諸王之表率朝廷所倚賴  
如有人言予不能加禮老長使之安佚致遠道勞  
頓為予之過叔祖聞之必不安矣以是不敢聞命  
俟可來時當專人奉迓也

賙唐王第二弟名瓊輝第三弟名瓊烜 復劉伯  
吉徐州碭山縣知縣伯吉先為碭山以親喪去至  
是服闋其民七十餘人詣闕奏乞伯吉復任行在  
吏部言已除知縣李文在碭山二年矣

上曰新者勝舊則人不復思舊必其不及故遠來奏

留其從之召還新者別用 罷廣西思恩忻城二  
縣儒學時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申春言思恩忻城  
累因蠻寇攻劫殺擄人民生員亦被拘畧今忻城  
全無一人思恩止有四人縣民稀少多是猺獞非  
但言語不通不堪訓誨抑且不願入學校存學官  
無所施教宜如洪武中河池縣事例革去

上從之 行太常寺奏

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已及時

上曰

祖宗敬事



天地故立法如此朕今謹守成憲卿等亦當恭體此  
心躬親臨視務令潔淨 鎮守河州都督僉事劉  
昭奏河州衛官軍六所欲於一所內撥六分馬步  
相兼往寧河城備禦從之且勅昭嚴加約束不可  
怠慢若守備不嚴或出境生事責有所歸

辛亥

亦馬刺等處女直野人木刀兀等二百二十九人  
未朝貢馬命木刀兀為指揮僉事脫脫出等為千  
戶百戶鎮撫賜冠帶文綺表裏鈔有差

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

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為不當通女真攻契丹取燕  
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  
取之可也女真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敝後日必  
與我為隣燕雲之地

太宗百戰不能克乘時取之亦不為過若究禍之根  
本蓋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年小人用事變易法  
度民苦徃徃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為  
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於夷狄民  
心思宋正宜卧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  
大耻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為偷安之計以岳飛



之忠卒死於秦檜之譏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  
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外夷之禍者 增置廣  
平府城安縣縣丞主簿各一員初成安有民十三  
社止設知縣典史今增山西遷民八屯行在吏部  
請增置丞簿故從之 置武定州守禦千戶所吏  
目一員時調德州衛一千戶所於武定州守禦故  
置首領官

命法司及錦衣衛以所籍樂安州同逆親屬給功臣  
及文臣三品已上之家使令

賜忽魯愛等衛指揮僉事哈剌雲南羅雄州土官  
知州樂泊子求交阯水堂縣主簿阮有祿土魯番  
城故都督鎖格子也若看見阿木河等衛指揮同  
弗剌荅等銀鈔絲幣表裏有差

命按問自山海至居庸守關將校先是  
上以邊備不謹遣右都御史王彰巡視關隘點閱將  
士修築城堡至是彰還奏城堡已督士卒脩築而  
各關指揮千百戶軍士擅離所守之地者五十餘  
人皆當治罪

上曰禦邊所恃有將師有精兵及城壘固堅今將卒  
怠惰如此設有警急何以禦之其指揮千百戶悉



遣人械之間罪軍士姑宥之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庶不隳弛

壬子

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群臣凡書高煦之事及朝廷不得已而發兵之故蓋詳備云忽魯愛等衛指揮僉事阿刺哈撒馬兒罕百馬黑麻等來朝貢馬及方物

賜雲南廣南府土官通判儂郎舉等二十七人嘉河等衛女直指僉事猛哥等一百四十三人鈔絲幣表裏氈帽靴襪有差以前翰林待詔魯宣

之子輿為鴻臚序班宣嘗侍

上講讀有罪謫戍盧龍而卒有司遣輿補伍時輿為儒學生詣闕自陳

上以宣故特命官之而削其戍籍南京守備襄城

伯李隆奏南京操備官軍多乏軍器及各城門缺

火器命兵仗局給之修文明橋梁

癸丑

西寧番僧刺麻綽思吉領占等來朝貢馬行在

戶部奏商人願與大同天成等衛倉納米支給雲

南四川塩舊例雲南塩惟聽商人中支請許告者



依宣府例於大同等衛倉納米中四川鹽每引米  
二斗不拘資次支給仍榜示各處一體召商中納  
從之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劉昇貫奏襄陽府之  
襄陽穀城二縣及均州鄖縣六七月以來霖雨不  
止泛漲緣江民居田稼多被漂沒  
命行在戶部遣人撫視

甲寅

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遣使臣郭伯祖每等來朝  
貢方物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青白色光燭地起  
天倉西南行至墳墓炸散

乙卯

行在都察院奏陝西布政司叅議潘弘因督稅糧  
受府州縣官吏餽賂計物於律當死近例當運甄  
上曰方面大臣不能持已何以率下姑罰運磚贖罪  
而省過自新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光燭地  
起東北雲中西北行入炸散

丙辰

修浣衣局房屋及周垣 行在工部奏昨直隸宿  
州言本州西河符離橋因水漲衝壞今水消宜令  
仍舊修建如力不足則令軍衛有司協助從之



丁巳

命豐城侯李賢右副都御史李素為正副使持節  
冊陝西都指揮張麟女為秦王妃兵馬副指揮陳  
政女為富平王妃叅議陳羽女為永興王妃 陛  
掌毛憐衛右軍都督僉事猛哥不花為中軍都督  
同知仍掌毛憐衛猛哥不花初以土首歸順因立  
毛憐衛命為指揮統其衆事

太宗

仁宗咸盡勤誠累官至都督僉事至是  
上嘉之故有是命并陞其差未建州衛正千戶速刺

禿為本衛指揮僉事 行在兵部奏廣東瓊州府  
言澄邁縣黎王觀珠瓊山縣黎王觀政等聚衆殺  
瓊山縣土官知縣許志廣流劫鄉村殺掠人畜命  
廣東三司勘實討之 是日征夷將軍成山侯王  
通等師至交趾

戊午

慶成王濟炫奏正妃唐氏已薨無子有庶長子今  
年十九請授以長子名稱

上以

祖訓未有定例命行在禮部集大臣議於是少師吏



部尚書蹇義等議郡王之子稽之  
祖訓無長子之文今慶成王既無嫡子將來庶長當  
嗣宜先與一品冠服俟襲爵之日行冊命之禮從  
之魯王肇輝奏  
皇上親率六師討叛逆以安  
宗社請詣闕賀

上數曰此家之不幸事也中心愧之何用賀為復書  
止之後諸王有請奏賀者皆止之

己未

廣東始興民李克廉奏永樂八年犯徒罪發充交

趾化州驛夫歷十五年遇赦始歸今化州復取拱  
役虛負

聖恩乞矜宥

上命釋之諭行在兵部臣曰徒止於三年今已十五  
年且遇赦矣有司不恤下情又失朝廷大信用不  
得人如此其行外有司令遵詔書不許故違

庚申

以明日下元節遣官祭

長陵

獻陵



賜朝鮮國使臣金時遇等鈔絲幣表裏金織羅襪  
衣靴襪有差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元年冬十月辛酉朔享

太廟遣中官祭司井之神唐王瓊炜薨王唐定

王嫡長子永樂二十一年八月襲封薨年二十有  
一訃聞輟朝視二日命有司治喪塋遣官賜祭謚  
曰靖初選汝州郟縣人高盤女為王妃未殯冊而  
王薨女聞之自縊

上嘉其志節特命追封唐王妃賜祭治喪塋悉如禮  
陞行在光祿寺卿胡榮行在鴻臚寺序班孫愚  
俱為行在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食祿不任事優



外戚也

命遂安伯陳英克總兵官仍往山海永平鎮守城池  
操練軍馬遇有聲息相機行事所領官軍悉聽節  
制 日有左珥色黃赤鮮明

壬戌

賜土魯番城都督僉事戶吉兒察等烏思藏國師  
阿木烏及考郎兀等衛指揮阿兒帖木等銀鈔絲  
幣表裡紗羅綾絹文綺襲衣有差

癸亥

陞行在河南道監察御史張政為山西按察使

上諭之曰今以一道憲綱付尔當謹守禮法以肅衆  
僚正庶官事有當為者即為之務合至公勿有所  
徇命行在禮部止外文武官之來賀者時既平樂  
安州外文武衙門皆遣官朝賀

上以其妨職務故命移文止之  
賜琉球國使臣模都右等鈔絲幣表裏襲衣靴襪  
有差 寧王權奏男女將婚未有居第請免護衛  
軍士屯糧併力作之從之 行在都察院左都御  
史劉觀等奏為有告鎮守宿州都指揮僉事胡貴  
擅役軍士及受賄縱有罪人已奏請建治今貴言



奉勅鎮守不就逮朝廷行法自貴近始如貴不就  
逮法何以行

上曰小人敢尔命錦衣衛遣人械赴京罪之昏刻  
有流星大如碗色赤有尾光燭地起危東南行至  
雲中

甲子

命都督僉事李謙鎮守山西撫恤軍民操練軍馬修  
理城池若寇竊發即調軍勦捕其餘不得擅自科  
擾

賜寧王權樂人二十七戶以獲強賊功陞直隸

蘇州衛總旗張本初為試百戶賞鈔二千貫仍給  
犯人財產增設行在兵部職方清吏司都吏一  
人以清理軍伍事繁也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  
青白尾跡有光出弧矢東南行至雲中

丙寅

四川成都府崇慶州進瑞表

命行在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沈清理本府事清先  
守居庸關坐事繫都察院蒙恩宥罪從征樂安州  
還至是始命視府事陞烏思藏公哥兒寨官志  
魯巴剌葛尔卜寨官領占把頭目魯下巴俱為都



指揮僉事給賜銀印誥命

賜爪哇國使臣亞烈弗咩等五十二人暹羅國使臣亞烈陳瑤等二十九人紗羅絲幣表裏襲衣胖襖等有差

賜亞烈弗咩及通事頭目十四人冠帶仍命各賚勅及線幣紗羅歸賜其國王行在兵部奏涿鹿中衛故軍李原戶無壯丁一子貴為通州孺學生當補役已如洪武中事例奏送翰林院考試文字平通當發回肄業開免軍伍

上曰

祖宗作養人才正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宜遵成法

丁卯

廣西田州府故土官知府岑祥子紹遣頭目韋瑤上隆州故土官知州岑瓊母陳氏及兀者左衛指揮僉事古郎加陝西兆州等衛番僧刺麻沙則各等來朝貢馬及金銀器秦王志均薨王秦隱王庶長子初封渭南王永樂二十二年十月襲封王至是薨訃聞輟朝二日命有司治喪塋遣官賜祭謚曰懷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尾跡有光



起畢西南行至游氣

戊辰

安定衛指揮阿延拜子刺等罕東衛密羅篾和尚  
瑞岳監藏遣頭目綽失加等來朝貢馬先是朝廷  
遣使往烏思藏經安定衛安定之人劫殺使臣奪  
其賜物官軍往討之安定部內罕東密羅篾皆驚  
潰遂遣西寧衛指揮陳通指揮同知祁賢等往撫  
安之罕東衛密羅篾和尚瑞岳監藏等二千二百  
餘帳男女一萬七千三百餘人悉還舊約洛之地  
而定安諸番亦皆還衛至是各來朝貢 陞高山

衛帶俸都指揮僉事李敬為都指揮同知彰德衛  
指揮同知周福大寧前衛指揮僉事繆信俱為都  
指揮僉事任山東都司永清右衛指揮使吳迪指  
揮同知軒成密雲中衛指揮使劉淵留守前衛指  
揮同知霍讓清化衛指揮同知打忠行在金吾前  
衛程成懷慶衛指揮僉事王通留守右衛指揮僉  
事劉忠行在鎮南衛指揮僉事戴廣人安定衛指  
揮僉事帥鐸皆為都指揮僉事任交趾都司時山  
東交趾二都司俱奏闕官

上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等選舉以聞故命之



賜四川馬湖府土官舍人安琦等廣西安隆長官  
司長官岑子德陝西兆州僧人札失堅替烏思藏  
僧蓋宗遼東安樂自在州驍官指揮僉事兀丁哥  
千戶古魯溫沙州衛指揮同知鎖南及哈密回回  
打刺罕忽都卜丁等鈔鈔幣表裏襲衣靴襪有差  
仍賜鎖南等冠帶撒刺畏兀兒之地把都麻失加  
未歸貢駝馬奏願居甘州賜紵絲襲衣鈔布仍命  
陝西行都司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監琉璃廠  
內使以鈔令督工指揮買馬指揮因斂工匠鈔萬  
貫入己事覺悉下法司鞠之內使論不應杖罪指

揮科斂受財枉法重罪

上曰內使買馬必虧價故指揮假託科斂然工匠何  
從得鈔近時多逃者皆科斂逼之也罪之源實內  
使杖一百罰種蔬終身指揮等治如律鈔悉給還  
工匠 昏刻太白犯斗杓第三星  
己己

賜魯愛等衛指揮僉事阿剌哈撒馬兒罕百戶馬  
黑麻西寧番僧刺麻綽思吉頌占等鈔鈔幣表裏  
襲衣靴襪有差 南京刑部尚書趙叔等奏為處  
決重囚事



上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其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會群臣再加審錄其情罪未聞 夜有流星初出  
如彈丸行文餘光大如盃色青白出離宮西行至  
雲中

庚午

陞浙江海寧衛優給指揮同知白玉為指揮使於  
府軍前衛帶俸優給 玉通州衛指揮同知白貴子  
貴給事左右久

上念其舊勞故陞之

置懷來懷安蔚州保安保安  
右萬全左右七衛倉副使各一員攢典各一名先

是行在戶部郎中王良奏懷來等衛收貯糧料專  
給邊軍俱無倉官止令鎮撫千百戶掌管武人不  
諳文墨出納不明難以稽考請設官攢給與印信  
專掌收之度歲無弊故置之 夜月掩壘壁陣東  
方第二星

辛未

命崇信伯費瓛佩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甘肅  
其陝西行都司屬衛官軍陝西都司調到備禦官  
軍及守河州都督僉事劉昭守西寧都督僉事史  
昭右軍左軍都督李英悉聽節制 遣使以五經



四書及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賜朝鮮國王李禔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聖人之道與前代得失  
俱在此書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讀聞禔勤學朕  
故賜之若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  
陞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印鐸為都指揮同知  
涼州衛指揮使包勝指揮僉事安敬甘州左衛指  
揮僉事嚴肅鎮番衛指揮僉事彭鉉俱為陝西行  
都司都指揮僉事寧羌衛指揮同知趙恭河州衛  
指揮僉事劉永俱為陝西都司都指揮僉事崇信  
伯費舉也 韓王冲城奏弟襄陵樂平二王婚

禮有期而無給使令者請選之民間

上慮擾民不許遣中使送婦女二十五人內使火者  
二十人與之 夜有流星大如盃青白色有光起  
文昌東北行至游氣

壬申

賜朶甘都司都指揮使鎖南監藏烏思藏都司都  
指揮僉事公哥監藏那兒下藏下牛兒宗寨行都  
司指揮僉事喃葛班綽兒朶壠指揮僉事鎖南監  
判必刃工瓦都指揮僉事朶兒只答兒誥命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近年在京工匠多有挾



讐誣指平人為匪起取來京既非所能朝廷不得其力而彼徒費生理徃徃訴求分豁尔即為辨別應免者即放免仍嚴禁約今後再有妄報者罪之不宥

癸酉

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奏從征交趾都指揮袁亮失利時黎利之黨黎善據廣威州為事官陳智遣亮與指揮王勉司廣等禦之兵至其地亮欲渡河而營土官指揮何加伉曰彼必有伏宜持重勿輕進亮不從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擊賊賊伏兵從

後統出殺森輔及千戶趙禎士卒陷者五百餘人亮亦被執通及巡按御史以聞

上以王勉司廣不赴援勅通譴勉廣充軍立功贖罪仍令通等進兵平賊

甲戌

楚蜀等府以

長陵禪祭遣官進香帛至是陞辭悉賜之鈔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有光起軍士東北行至游氣已亥

上聞廣靈王遜岷母子仍居外而代世孫亦無以自



給且代桂諸孫皆失學貽書代王曰人最親莫切於父子祖孫此天理人道之當然昨聞廣靈王母子失愛出外為之惻然念叔祖素存仁厚之心且父子終無乖隔之道已嘗奉書冀為寬容令復歸待用全夫婦父子之恩涉歷數月不承示報近知仍不容其入侍則是叔祖怒意尚未弭也使其母子栖栖于外叔祖獨能不動念乎又聞故世子之子隨其祖母別處府中祿米未嘗霽賜止藉內使數人耕種供給尤可憐憫且潞城等王及故世子之子年皆長成未嘗讀書果其自不學乎抑伴讀

教授曠職不教乎朝廷親親之象不可坐視不恤今特為叔祖處之王府祿米內歲撥三百石故世子之子二百石給廣靈王俾養其母潞城等王及故世子之子宜令王府官屬教習讀書以成德性廣才識若是則父子祖孫之恩全矣又勅潞城王遜煇曰朕惟為國之道親親為先比聞故代世子之母偕其孫二男一女異宮而處衣食無所仰給已奉書叔祖代王及勅長史戴禮等歲於王府祿米內撥三百石以給之令伴讀教授訓其二孫今特諭王凡其飲食衣服一切日用之費王須啟父



王依時應付務令足給毋致匱乏失所此事專委於王蓋世子之子

太祖高皇帝之曾孫世子之母

皇祖妣仁孝文皇后之親妹皆國家至親王宜致誠敬不可怠忽庶副朝廷悖厚至親之意復勅代府長史紀善及其隨侍指揮等官用心輔王母有所怠行在戶部言比者鈔法阻滯朝廷屢嚴禁約至今未見流通蓋由所出者多所入者少請自今凡官員軍民人等赦後免虧欠馬駝等畜俱令納鈔馬每匹三千貫駝八千貫騾二千貫驢牛每

頭一千貫豬羊每隻三百貫鵝八十貫鷄鴨三十貫赦後至洪熙元年終各處所欠魚鰾等物魚鰾每斤二十五貫魚油十貫茶五貫翎毛百根十貫牛皮一張三百貫羊皮以下每一張一百五十貫蘆柴每束二十五貫贖罰金銀諸物金每兩八千貫銀二千貫錫銅每斤各二百貫鉄五十貫鉛一百貫紵絲羅每疋各二千五百貫綾二千貫紬一千貫官絹五百貫小絹二百五十貫官綿布二百貫小綿布一百五十貫三梭布四百貫大苧布一百五十貫福生布洗白夏布各二百貫高麗布一



千貫其有不盡載者各加時價五倍折鈔內外商  
稅門攤等項俱依前例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嚴督  
比較如或怠惰致令有司作弊一體究問今後若  
官吏軍民人等犯笞杖罪每一十贖鈔一千貫軍  
官還職文官應降罷者依律降罷吏改撥軍民人  
等着役寧家

上曰此亦一時權宜耳俟鈔法稍通別議 夜有流

星大如鷄彈色青白尾跡有光出壘壁陣西南行  
至濁

丙子

交趾布政司右布政使阮勛北江府同知阮可美  
交州府同知黎原起等以考滿至京貢金銀器皿  
及方物

丁丑

西寧衛國師馬爾藏臨洮衛都綱已失堅藏河州  
衛都綱刺麻亦失藏下寧夏衛番僧勺思吉巴僧  
會張耳力遼東東寧衛故指揮同知薛令哥妻康  
氏等來朝貢馬 陞戶部前北京清吏司主事王  
和為宗人府經歷湖廣漢陽府同知潘文奎為福  
建布政司右叅議時文奎被召在史館乃命纂修



畢赴任擢進士侯春張純任祖壽高昭胡智方羨  
李輅俱為監察御史眷南京貴州道純南京四川  
道祖壽行在交趾道昭行在貴州道智行在湖廣  
道羨行在河南道輅行在浙江道松陽縣儒學教  
諭陶育寧波府儒學訓導車遜邵武府儒學訓導  
方祖安為給事中育行在兵科遜行在吏科祖安  
行在刑科行在兵科給事中張盤親喪服闋改行  
在禮科給事中復余行雲南鎖南州知州行以九  
載考績赴京當陞其土官陳壽及鄉考咸奏行廉  
平公勤乞仍復職行在吏部以聞

上從之命進正五品祿降四川布政司左叅政陸勉  
為磁州知州以監察御史言其不勝任也行在  
戶部奏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海寧縣官民田二千  
一百六十三頃有累歲被風潮衝齧入江其秋糧  
舊額宜除豁戶絕官民田蕩七十三頃八十畝有  
奇宜召民承種如民田例減徵從之  
戊寅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開平極遠天氣早寒  
商旅不通布帛難得其軍官俸鈔未支者即以內  
庫所貯顏色布運給之不可稽緩復李時勉行



在翰林院侍讀時勉在洪熙初以言事改交趾道  
掌道御史

仁宗皇帝上賓後數日用事者下時勉錦衣衛獄至  
是

上聞其文學遂釋之而復其官

賜琉球國使臣郭伯祖每等鈔幣表裏有差  
己卯

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擬末年修造殿宇各色工  
匠先已放回請遣官預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  
選匠三萬人每三丁朋合一丁期正月皆至

上命姑止

上御左順門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侍

上曰昨有軍士告本管百戶尅減月糧刑部鞠之罪  
狀明白此輩可謂至愚不知軍士乃其富貴之資  
正當撫愛如子與同甘苦一有用乃可得其死力  
高官厚祿自此而至今乃以尅減軍糧受罪因小  
失大正如斃人自食其肉矣原吉對曰誠如

聖諭夜大雷電兩

庚辰

朵顏衛指揮僉事者赤忒寧衛指揮僉事阿兒答



黑等未朝貢馬 調德州左衛中左千戶所補德  
州衛前千戶所 成國公朱勇言紫荆關等處關  
口烟墩凡三十一處隸屬大寧都司各衛官軍分  
守事無統紀請令保定後衛指揮劉輔總督從之  
行在戶部奏兩京文武官自永樂二十二年九  
月至今年十月末闕俸鈔欲先計一年之數令各  
於原籍倉庫米鈔兼支不願者聽如舊

上從之曰古人喜得祿養親兼以散施宗族今於原  
籍放支且無不願者矣

辛巳

命成安侯郭晟工部尚書黃福為正副使持節冊北  
城兵馬司副指揮黃福女為臨川王妃永康侯徐  
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勉為正副使持節冊平  
涼衛指揮同知鍾瑤姪女為襄陵王妃陝西行太  
僕寺主簿王清女為樂平王妃 琉球國中山王  
尚巴志遣使者佳期巴那等進馬及硫黃佳期巴  
那等初與模都古等同來海道遇風相失故後至  
陛交趾右布政使阮勛為左布政使以其在職  
九年擒賊有功故也

癸未



襲衍聖公孔彥縉來朝既退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

先皇帝於其來朝親定賞賜蓋重聖人之道師其道則愛及其子孫今宜悉如前例於是賜彥縉金織紵絲襲衣鈔靴襪羊酒等物

賜廣西田州府頭目韋瑛等上隆州故土官知州岑瓊母陳氏及兀者等衛指揮僉事古即加陝西北州等衛番僧剌麻沙則落交趾布政司左布政使阮勛北江府同知阮可美交州府同知黎原起等鈔文錦綵幣表裏有差

甲申

弗提等衛指揮同知張禿福餘衛千戶脫脫木兒等來朝貢馬及方物 朶兒必河衛百戶安出哈來朝奏願居京自効賜紵絲襲衣綵幣鈔布仍命有司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行在兵部引再閱試中式武官

上諭之曰凡軍職正當精於武藝亦當讀書知道道理近來軍職子孫多不務此居閒無事惟思貪財好色縱酒博奕間或剽竊書史以資談論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無措隳廢前人功業古之良將如



趙充國郭子儀岳飛武事既精忠孝兼備所以流  
芳百世爾曹當以此為法莫以今日狃倖試中便  
自是也 行在禮部奏土魯番城都督僉事戶吉  
兒察等今還甘肅居住凡具日用之物請旨量給  
上曰遠人朝貢皆是向慕中國若待之失宜豈不舐  
望况此人已受重爵宜令沿途有司優與飲食陝  
西行都司撥與居宅毋令失所

乙酉

鞏昌衛土官指揮使汪壽朶州衛刺麻失羅竹來  
朝貢馬及方物

命太保陽武侯陳懋珮征西將軍印克總兵官都督  
同知陳懷克叅將鎮守寧夏

丙戌

上命行在工部凡長安嶺及獨石諸處守關守烽墩  
軍士復給與胖襖褲鞋先已人給毛襖狐帽各一  
至是其軍士皆言山高地寒衣服單薄守瞭艱難  
上聞之故有是命工部尚書吳中言舊無重給例  
上曰遠地苦寒軍士艱難豈得不恤遂復給如前之  
數

丁亥



命故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趙脫烈子子可失禿龍  
為羽林前衛指揮同知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  
徐大友自言老疾命其子百家驢代為指揮僉事  
於錦衣衛帶俸順聖川牧馬內官撒英奴奏初懷  
來等衛撥軍四百人每人牧馬十匹共領種馬四  
千匹今馬倍之一軍有養馬十八九匹者死則責  
其償由是逃者甚多令請於附近保安等衛所量  
撥軍士每軍養馬五匹以及大同地畝草助之仍  
擇保安州措山等處閒地增置馬坊為便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撥軍孳牧以寬人力此則可大

同地畝草所以備遑不可與增置馬坊遣人相度  
可否以聞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赤光燭地起內  
屏東北行至游氣

戊子

命行在工部修治南京奉天殿所用中和韶樂并筵  
宴諸樂器 陝西河州衛番僧刺麻加瓦歲下等  
來朝貢馬 裁減福建永福縣縣丞主簿以民不  
及二十里也

己丑

賜西寧衛國師馬爾藏臨兆衛都綱已失堅藏等



二百六十九人河州衛都綱刺麻赤失藏卜寧夏  
衛番增乃思吉巴僧會張耳力等一百四十五人  
遼東東寧衛故指揮同知薛令哥妻康氏朵顏衛  
指揮僉事者赤忒寧等衛指揮僉事阿兒若里等  
等二百五十二人鈔絲幣表裏襲衣靴襪有差  
是月仍命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元年冬十一月庚寅朔

欽天監進宣德二年大統曆

上御正朝受之給賜諸王及文武群臣頒行天下

辛卯

東寧衛指揮僉事答龍哥西番國師鎖南監藏西  
寧番僧都綱可惠等來朝貢馬

壬辰

福餘衛火爾赤來朝奏願居京自効命為試所鎮  
撫賜冠帶金織龍衣綵幣銀鈔綿布馬鞍仍命有



司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賜琉球國使臣佳期  
巴那等鈔絲幣表裏履衣靴襪有差 襄城伯李  
隆奏修理南京殿宇將完民夫當放遣官軍就留  
操備原借平江伯陳瑄運糧官軍七千人仍令運  
糧從之 廣西左州土官黃崇等奏蠻民李圓英  
糾集亡賴劫掠民人偽稱官爵意圖不軌乞撥兵  
勦捕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蠻民愚獷成挾私讐或因忿爭  
以致戕殺未告者必欲深致其罪所言未可遽信  
令鎮遠侯并廣西三司体實先遣人招撫叛跡果

彰發兵未晚

癸巳

行在工部奏去年夏平江伯陳瑄統兵夫疏濬儀  
真瓜州埧下河道至歲終罷役今尚未有疏導者  
請仍以舊軍夫及時用工從之

甲午

陝西臨洮府及安定衛撒剌剌充兒等處禪師端  
的監藏領占藏卜賞觸領占為國師刺麻囉兀刺  
思端巴俱為禪師賜銀印誥命 晉府護衛百戶  
黃能奏晉王濟熿不法事



上曰一人言不足聽晉王濟燭聞能赴京陳訴慮其  
發府中事亦奏能規免備邊

上復書濟燭曰能雖有言已知其姦改發邊衛不令  
復回府中蓋小人若仍留在府後必生事離間不  
得不去 昏刻月犯十二國代星

乙未

福餘等衛故韃官都指揮僉事喃不花子卜蘭乞  
等各奏職職行在兵部言喃不花由指揮使以陞  
今其子劄得襲原職

上曰韃官遠人以官爵縻之為中國藩籬耳今仍為

都指揮僉事且命福餘衛故指揮同知亦剌哈子  
紐林朶顏衛故指揮同知伯思罕子紐林泰寧衛  
故指揮僉事兀台子完者禿失禿兒子朶兒不花  
禿干子火兒失保罕之孫朶顏帖木兒故千戶札  
忽魯台子古里等十六人俱襲職 是日總兵官  
成山侯王通等進兵擊賊大敗賊遂圍東關先是  
賊黎善率衆攻交址城分三道而至一從西門入  
攻清威上城一從教場入攻下關都督陳濬等發  
火銃火箭擊走之一道故邊江小門為事官李安  
率精銳士出戰賊被殺傷甚衆中夜遁去至是通



等率兵分道參將都督馬瑛至清威遇賊戰大敗  
之至石室縣與兵會通俱至應平縣駐師寧橋諸  
將言其地險隘且結營以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  
從麾衆度橋路皆泥淖人馬匍匐賊伏起官軍遂  
敗尚書陳洽死之指揮李騰等俱陷於賊通中傷  
而還黎利在以安聞之自率衆至清潭攻邊江等  
處遂進圍東關

丙申

廣西上思州土官知州黃智永遣頭目王賴可令  
河州等衛指揮僉事兀察乞列里衛千戶莽苦兀

的河衛頭目卜即乞等來朝貢馬

命故燕山前衛指揮使齊義子廣燕山右衛指揮使  
丘真弟賢府軍左衛指揮同知張雄弟能金吾左  
衛指揮同知焦得姪安金吾右衛指揮僉事擅茂  
淑忠俱罷職 謫行在禮科給事中章雲馬俊充  
吏交趾斬行在錦衣衛百戶劉彛吳敏故事兀奉  
命提罪人還京者皆禮科引奏如有逃死即奏聞  
并請罪提者時彛敏往江西松江提囚受重囚賄  
縱之逃既至京惧罪私囑雲俊勿奏而自奏囚逃  
為侍班御史所劾



上亦知其誑下法司鞠治之得其實具聞  
上曰彛敏賣囚復面謾悉棄市給事中受私囑不舉  
發交陞充吏終身

丁酉

陝西兆州衛刺麻吒巴藏卜烏思藏番僧刺麻綽  
力加等來朝貢馬

夜南京地震

戊戌

上謂順天府尹王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  
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餓

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謾不加省  
其悉收養濟院毋令失所

賜哈密中順王所遣奏事回回失納伯賽的等鈔  
及絲幣表裏氍衣等物弗提等衛指揮同知張禿  
等六十四人福餘衛千戶脫脫木等鞏昌衛土官  
指揮使汪壽兆州衛刺麻失羅竹河州衛番僧刺  
麻加瓦藏卜等鈔幣氍衣靴襪各有差 曉刻辰  
星犯填星

己亥

亦里察河等衛二十二衛野人頭目革忒兀一等



來朝貢馬

庚子

上御右順門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昨日御馬監言西番國師刺馬所進馬各有高下賞賜亦宜分等第此言亦可採若高下同價則彼將謂朝廷混然無別所進下者固喜高者心必不平卿等宜斟酌適中於是禮部定議中馬一給鈔二百五十錠紵絲一疋下馬鈔二百錠紵絲一疋下下馬鈔八十錠貯絲一疋有疾瘦小不堪者每馬一鈔六十錠絹二疋暹國國王三顆波摩刺札顆遣使臣奈

溫等奉金葉表來朝貢方物

辛丑

行在戶部奏請差官盤糧屯田籽粒

上曰屯田積穀以助國用省轉輸蓋軍國之要務然水旱災傷有非人力所能禦者若不察此而驟徵之則人受其弊况農隙之時屯種軍士又或別有差遣而災傷之處妻子在屯者衣食猶恐不給復有徵求何以聊生凡今屯田籽粒有收者照舊例盤糧果災傷無收之處即與蠲免湖廣常德府武陵縣漢陽府漢川縣武昌府江夏嘉魚蒲圻大



治四縣荊州府江陵監利石首松滋公安枝江六  
縣岳州府華容平江二縣澧州安鄉縣長沙府長  
沙湘潭湘陰善化益陽瀏陽六縣各奏自六七月  
以來亢陽不雨禾稼盡傷人民乏食

命湖廣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撫綏賑濟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胥必彰卒必彰字德顯湖廣  
龍陽人由國子監生擢監察御史嘗奉命鎮守甘  
肅邊務振舉陞福建按察司副使生累降監察御  
史巡按廣東還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尋陞陝西布  
政司左叅議調河南所至有守有為但過於刻云

壬寅

瓜哇國王楊惟西沙遣使臣亞烈郭信等來朝貢  
方物

癸卯

以明旦冬至遣鄭王瞻垓祭

長陵

獻陵 昏刻有流星初如盃色青白隨大如碗起東  
南雲中東南行文余炸散

甲辰

冬至節



上御正殿受賀

皇太后 皇后皆免文武群臣命婦朝

乙巳

昏刻太白犯壘壁陣西第一星

丁未

左都御史劉觀等言高煦之黨同謀者皆伏法其  
護衛軍丁居他州者尚多今獲至數人雖先已調  
遼東終是其餘黨當罪之

上曰凡先調衛及商販在外者皆不預逆謀其釋之  
已而又謂觀曰大慙既清余黨即不必窮治豈不

聞漢明治楚獄累衆多枉濫死者寒朗言之得免

朗亦御史也

戊申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劉性善奏武昌荊州襄陽諸  
郡縣旱澇相仍民食不足稅糧雜徵今又當運米  
百余萬石赴北京乞<sup>寬</sup>恤

上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國與民本同一體民  
既無食若復逼迫是不恤民凡被災處稅糧皆從  
折收布鈔遠運之糧今於見有<sup>實</sup>儲內運米

已酉



朝鮮國王李裲遣陪臣李叔當等貢馬 汝南王  
有勲數奏兄周王有燬之過

上知有勲之曲也遣書諭有燬曰過雖在彼叔宜篤  
愛弟之心不足與校因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  
失和者多因謠言致忿馴至鬩牆浸成大惡當念  
同氣至親各生愛敬則自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  
有小忿不廢懿親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毋相  
狃矣此言最好為兄弟者皆當以此存心 夜有  
流星大如碗色青白光燭地起梗河東北行至游  
氣

庚戌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光燭地起外屏西南行  
至土司空旁

辛亥

肅王婚期在迎教於本處軍民之家選娶  
婦女以給使令

上不許遣中使送婦女二十五人與之

甲寅

賜故代世子名長曰仕壘次日仕燁貽書代王桂  
令及時教之學毋致怠廢 行在錦衣衛奏校尉



綦崇妻皮氏一產四子

上命行在禮部給賜如例

賜陝西兆州衛刺麻叱巴藏卜烏思耆僧刺麻緯力加等鈔幣帛有差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尾跡有光出大微西恒東南行至雲中

乙卯

兀者左衛指揮僉事古郎加來朝奏願居京自劾賜冠帶金織毼衣絲幣鈔布仍命有司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丙辰

命忻城伯趙榮北京刑部左侍郎朱序為正副使持節冊東城兵馬指揮僉事陳瑄女為肅王妃

賜廣上思州土官知州黃智永所遣頭目王賴等可令河等衛指揮僉事兀察乞列里等衛千戶莽若兀的河衛頭目卜郎乞等一百二十人東寧衛指揮僉事答龍哥等五十四人西番國師鎔南監藏等二百二十八人西寧衛耆僧都綱可惠等鈔紵絲鈔羅絲絹氈衣等物有差仍賜智永等紵絲

鈔羅



命鎮守西寧都督僉事史昭等捕番賊初陝西行都  
司都指揮僉事康壽奏其家屬居捏納卜啞簇被  
番賊劫殺

勅昭與土官都督陳英追理昭等言此賊乃西寧與  
河州必力衛所管西番兩簇其<sup>臺</sup>鄰甚衆請用兵捕  
之

上命調附近官軍往捕仍戒其無妄殺戮變番人  
交趾土官布<sup>政</sup>使阮勛奏家人潘大等一百七  
十五戶編籍諒江等府州縣為民願免徭役以是  
養贍命行在戶部移文免之

昏刻太白犯壘壁陣星北方有蒼白雲一道廣三  
尺余東西竟天

丁巳

陝西岷州衛番僧刺麻三用乳烏思藏番僧刺麻  
監藏來朝貢馬

夜中天有黑雲一道貫斗北南北北竟天東行至濁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元年十二月庚申朔

上省郊祀牲

賜交趾布政司使阮勛

誥命并封其祖父母父母妻仍勅諭勛曰昔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臨御俯念交趾為黎冠造禍戡君

虐民是以興師吊伐師初臨境智者傾城歸化愚

者猶懷疑貳爾既勛存心端實操慮純良達事之

機識天之道奮摠誠悃歸向朝廷殫心竭力以效

任使撫順剪逆助益良多歷年滋深秉心不懈我



皇祖重乃勲績屢進尔官朕祇紹鴻圖懋惟繼述今  
尔考績來朝嘉念乃勲特隆恩命逮及祖考咸錫  
褒榮夫君臣相與當務始終朕本

皇祖之心以待尔尔推事

皇祖之心以事朕格恭乃職永篤不渝用崇令譽延  
慶永世特茲獎諭汝惟欽哉

辛酉

命都指揮使羅文掌山西行都司印仍領兵於大同  
備禦從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也 免通州至武  
定州大軍所過之處今年秋稅先是

上親征樂安州慮軍馬所經蹂踐禾稼命監察御史  
張謹等閱視踐傷者量與優恤至是謹等還奏自  
通州至武定州河間等有武城中等衛軍民田禾  
踐傷者計一千五百三十五頃有奇

上命行在戶部其應納秋糧悉免之 增給湖廣銅

鼓衛軍士月糧先是本衛軍士有家室者月給五  
斗無室者二斗至是

上聞之諭行在戶部臣曰邊儲固難邊軍亦難五斗  
何足贍家自今有家室者給八斗無者五斗著為  
令 交趾布政司按察司奏交趾人民為黎賊迫



協從逆者多尚書黃福舊在交趾多歷年歲庶務  
民隱無不周知比召回朝民心思慕甚於父母乞  
令本官復至以慰民望遂遣

勅召福於南京曰卿在交趾垂二十年積有惠愛人  
心悅服今黎利構逆皆有司失於撫綏所致交趾  
望卿之來如赤子之慕慈母勅至即馳赴闕與卿  
議之

壬戌

命交趾布政司右叅政杜惟忠子伯義為三江府知  
府有勅曰國家平定交趾之初尔父率先歸順克

效勤誠綏降剪叛興有勞績昔我

皇祖太宗皇帝授以顯官命著三江府政聲尤著雖  
以沒世民猶不忘今特命尔為三江府知府勅至  
尔即赴任撫綏人民奮力討賊以圖繼述必勤必  
慎勉敦忠孝 增置廣西柳州府來賓縣界牌鎮  
巡檢司土官副巡檢一員 泰寧衛指揮僉事八  
里顏來朝奏願居京自効賜金織綾衣綵幣銀鈔  
綿布馬鞍仍命有司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癸巳

陝西岷州衛國師端岳監藏廣西安隆長官司土



官岑人得遣頭目莫應等貢馬

賜瓜哇國使臣亞烈郭信等五十九人鈔絲幣襲  
衣靴襪有差復賜亞烈郭信唯開等八人冠帶仍  
命郭信等膏勅及紵絲羅紗賜瓜哇國王及妃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蕃息北京軍民  
收養艱難宜分養於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請  
遣官同行太僕寺官審覆軍民丁力及土地之宜  
然後分給從之

甲子

陞西寧衛指揮使陳通為都指揮同知指揮同知

祁賢為指揮使先是朝廷遣通等往罕東安定招  
撫番民皆復業而安定衛指揮使阿延拜子刺哥  
等及罕東密羅篋和尚端岳監藏遣頭目綽失加  
等未朝遂命阿延拜子刺為指揮僉事綽失加為  
鎮撫賜冠帶衣物遣還凡密羅篋大頭目之復業  
未朝者皆賞陞有差而通等以招撫勞亦皆得陞  
云 是月交趾賊攻清化州不利引去時成山侯  
王道自寧橋之敗無復固志擅傳檄以清化迤南  
城池悉聽黎利管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赴東  
關惟清化州不從初利攻清化知州羅通指揮抑



忠率兵民堅守間出兵攻破其土山殺傷賊衆賊勢稍緩至是撥至城中驚懼通語曰吾輩與賊相持數敗賊矣出城即無生理今城高池深糧多人衆與其出城就縛曷若盡忠而死况未必死乎總兵賈城與賊其令決不可從於是通與忠獎勵軍士城守益固賊攻之不能下遂引去及王通棄交趾通等乃還京

乙丑

烏思藏番僧劄章等來朝貢馬

賜遼州左等衛歸附官軍鎮撫佟教化等及原差

招諭所鎮撫高歹都等二十人鈔絲幣表裏襪衣等物有差 台州衛鎮撫官璩奏指揮於昶劉慶奸貪酷虐兵政不修前為士卒所告奉

旨令按察司逮問昶等延玩不赴又逼取軍士金帛等物遣人潛赴浙江賄閱事者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為將不能撫士卒修兵政而肆貪虐不才甚矣即遣人逮至鞠之

丙寅

賜朝鮮國王使臣李叔當等鈔幣及金織紵絲襪衣靴襪有差



丁卯

勅行在戶部兵部曰比高煦作逆同謀皆伏法凡詞連之人闔門械繫就逮今嚴冬盛寒道途可憫除至京外其在途者悉宥之軍民皆復其舊就所至軍衛有司收役未就逮者亦釋之於本處軍衛有司收役其同謀者不在此例

勅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部錦衣衛今天氣寒淫歲事將新獄囚禁繫深軫朕懷其情罪不分輕重期以三日悉具以聞朕將親閱焉因謂少保夏原吉等曰昔堯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

用皆是君臣同德故能致理如此朕德涼薄雖夙夜盡心而仁化未孚犯者益衆卿等宜勉力匡輔庶幾無愧古人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宜深存此意以孫繼宗為指揮使府軍前衛帶俸不營事繼宗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愚之子也  
戊辰

陝西平涼府刺麻都綱福慶等來朝貢馬 陞通  
州衛帶俸指揮同知諸得為都指揮使指揮使左  
讓為都指揮僉事

賜暹國使臣柰溫等鈔紵絲羅及金織羅衣有差



仍賜柰温及通事頭目五人冠帶 河東陝西都  
轉運鹽使司奏所轄鹽池周圍隄堰往歲為雨潦  
所壞嘗奏准以蒲解安邑諸州縣民修治緣人多  
役重難完今歲雨多又壞新築二堰水入池虧損  
鹽利乞勅山西布政司平陽府各遣官乘今農隙  
取丁夫修築從之

己巳

陛行在鴻臚寺丞賢岸為本寺左少卿 夜有流  
星大如碗色赤如光出卷舌東行過東井墮地有  
聲如雷

庚午

賜亦里察河等二十二衛野人頭目革忒尤等百  
二十八人文鈔綺襲衣有差 行在兵部尚書張  
本奏總兵官遂安伯陳英言奉制諭鎮守山海等  
處所領官軍悉聽節制今都督僉事陳景先擅自  
分管桃林喜峯諸口若有警急徑達朝廷英不預  
知緣前薊州黃崖口失扼英已受責犯罪停祿今  
景先不受約束專擅妄行倘有疎虞各將誰執景  
先自恣請罪之

上曰不足罪但令仍舊蓋是時英在山海景先在薊



州景先以為自喜峯口迤西至灰峪口去山海甚遠擇有警急待報英而後奏則迂迴稽緩故欲徑達而英惡其專遂有是言

上察景先之情故不罪之 行在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議奏曰庶人高煦作逆今已討平臣民不勝喜幸而趙王高燧嘗有異謀今雖屈伏顧力有所未能耳其心則未忘况前日漢王之事安知不

### 與同謀

皇上寬仁雖不忍究竟然亦豈可不早為之計竊意今之議者必曰漢既被擒趙已震懼懼彼不能有為

無足慮者如此是縱虎出押也若曰密使人去覘伺果有是謀待彼發露然後討之如此是匿機使狎也若曰彼惟一衛馬能成事前是山東一嬖人尚能為妖以鼓惑人心况王者乎凡出此者皆非至計殊不知高煦之擒雖足以惧其心亦足以增其忿我用姑息彼蓄忿怒其為患也不言可知為今之計莫若去其護衛抑其威權彼以為漢懲新平必不敢與朝廷抗乘此時機處置得宜則恩義兼盡骨肉保全朝廷無管蔡之憂宗社有監石之固不然養成禍胎終為後患恐煩再舉費耗實多



曲突徙薪古人所戒惟

皇上加察焉

上覽所言謂侍臣曰漢趙雖兄弟然兄弟亦有不同  
德者今事未著何名而奪其兵且朕惟此叔當厚  
以待之誠以感之彼其心獨無天理耶宜寢勿言  
日上生一冠氣一道及生左右珥色黃赤隨生  
背氣一道色青赤亦鮮明

辛未

陞行在翰林院檢討劉永清為本院修撰都察院  
司務張惠行人王諭為監察御史惠行在陝西道

諭行在河南道湖廣武昌府崇陽縣儒學訓導戴  
弁為行在兵科給事中 擢進士鄭泰為行在禮  
科給事中 復金鑑慶陽府環縣知縣鑑為縣能  
恤民至九載考績應陞其民奏乞留之故有是命  
點監察御史朱正為趙城縣知縣正為御史以  
親喪去至是服闋吏部言其不諱刑名故點之  
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部錦衣衛上所鞠獄囚  
罪狀

上親覽決真犯死罪悉依律若叛逆者之伯叔兄弟  
及拒捕妖言免死謫戍邊增減制書監守自盜受



財枉法亦免死追贓及徒流以下俱運磚贖罪咎杖罰鈔情輕者釋之凡發遣三千餘人

上罷朝御左順門謂侍臣曰昨戶部主事李議言趙王嘗有異謀請削其兵此人志欲效忠而不識大体尚書張本曰往者孟指揮造逆謀趙王未必不知去年高燠亦謂與趙王合謀舉事俱有明驗陛下篤厚親親忍而不發養癰長疽未見其可今議有言伏望 聖斷行之不疑少保夏原吉進曰陛下親親之恩至厚念惟此叔務保全之然人言不可不思但在處之得宜既不失親愛又足以消患

於未萌是亦保全之道

上曰朕志已定卿等勿復言

壬申

降璽書戒飭邊將士是日早朝罷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今四夷順服邊境晏然古人嘗曰儆戒無虞又曰禍生懈怠若守邊將士稍有怠心少失防閑將有意外之患遂遣璽書戒飭緣邊守將令盡心防守不可怠忽 陞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周鑑為河南布政司左叅政以九載考最也 湖廣布政司右叅政賈照親喪服闋調



貴州布政司右叅政 給永寧懷來等處守備軍  
士胖襖褲鞋

癸酉

造楚府江夏王武陵王鍍金銀印各一 陞行在  
貴州道監察御史林碩為浙江按察司

上諭之曰浙江地大人衆有司官未必皆賢軍民之  
中亦有豪橫非理者必須紀綱修明法度整飭然  
後奸豪斂戢善柔得安然欲治人必先自治未有  
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尔其勉之碩頓首受命 福  
余衛不蘭乞弟乞札阿及來朝奏願居京自効命

為試百戶賜冠帶金織龍水綵幣銀鈔綿布鞍馬  
仍命有司給與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楚王孟烷  
奏男女將及婚嫁欲暫輟屯軍之半預營屋室免  
其屯種子粒支給月糧工畢仍屯種從之

乙亥

陝西河州衛千戶張吉帖木等來朝貢馬  
賜陝西岷州衛國師端岳監藏番僧刺麻三用乳  
烏思藏番僧刺麻監藏廣西安隆長官司頭目莫  
應等鈔幣有差 行在禮部奏國子監生多給假  
還鄉經歷年久託故不來請遣人提問



上曰古云才難諸生未及仕先負罪名即為終身之  
患宜量地方遠近定其限期如再與限外不來皆  
發充吏於是禮部定限自移文到日為始交趾雲  
南貴州十月閱四川兩廣九閱月福建陝西七閱月  
山西湖廣六閱月江西浙江山東河南五閱月兩  
京直隸四閱月

上間暇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訓  
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為用

上曰然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  
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

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

丙子

命故左軍都督同知梁福子瑄嚴指揮使金吾右衛  
帶俸指揮使曹傑兄俊指揮同知楊勝弟宣指揮  
僉事李敬子福貴羽林左衛指揮同知王貞子興  
金吾左衛指揮同知耿名弟全指揮僉事林亨弟  
全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信子雄俱嚴職羽林前  
衛指揮同知鄒能老疾令其子三代

上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者自宮投入晉府召左



都御史劉觀諭之曰此人犯朝廷法即遣人逮問  
晉府長史不以不可納諫王亦逮之來復貽書晉  
王濟煬曰

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違者論以不孝而李二等  
九人敢故違投入王府夫自宮以求用古人所謂  
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豈復有  
心為王國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  
斥之勿納 夜月掩熒惑

丁丑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

先師大社遂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濙言是月

上旬祭期適當

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

上曰此

祖宗以來定禮今以為未便而輕改豈誠敬事神之  
意至是申命焉 烏思藏番僧章結等來朝貢焉  
是夜交趾萬餘人攻圍隘留關守關百戶黃彪  
等被害百戶萬琮潛登城大呼與敢死士揮刀從  
南門出擊賊賊退走 月生左右珥色蒼白

戊寅



命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孫愚子紹宗為指揮使頭  
宗續宗為指揮同知俱與府軍前衛帶俸不管事  
行在禮部奏都指揮僉事王信等三十二人病  
卒例應遣官祭賜從之 夜熒惑犯軒轅南第四  
星

己卯

陝西巴珪等簇指揮僉事鎖南兒監藏等來朝貢  
馬

庚辰

暹羅國使臣陳瑤等陞辭命瑤賈勅及紗羅錦綺

歸賜國王及妃

賜烏思藏番僧劄章陝西平涼府刺麻都綱福慶  
寺鈔幣有差

辛巳

陝西岷州衛等處刺麻班丹領占等來朝貢馬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金濂奏瓊州府黎寇作亂廣  
東都指揮僉事程瑒等領兵往捕連遛不進定安  
會同二縣官署民居皆被焚盡掠公私財物以去  
瑒等失機縱賊請罪之

上曰姑記過俾之逮捕不獲不宥 武英殿待詔邊



文進以罪罷為民

上屢命廷臣奉文學才藝之士冀得人為用文進以繪事供俸內廷奉陸悅劉珪有文藝未召有言悅嘗為御史以受賄發戍邊珪極刑劉成之子專事結交時貴文進受二人金故薦之

上召文進詰之曰尔以小藝得官敢恃恩貪縱文進叩頭服罪時文進年七十餘

上以其老不可加刑遂革冠帶令為民命刑部達悅珪治如律命吏部揭榜示中外以戒薦奉之徇私者

癸未

吏部尚書蹇義等具給事中彭謹等所舉賢才姓名奏請取用

上曰近命京官舉賢欲得真才前日待詔邊文進保賑濫之人苟徇私意不顧公論人言惟賢知賢文進不才小人故狂妄知此今已皆罪之卿等自今更須詳審勿為小人所欺行在禮部奏今年正

旦

聖節冬至等節雲南尋甸軍民府等處所進表箋或汙跡或破損皆當逮問



上曰彼萬里外進表箋未必不謹此蓋途中一時之失其悉宥之但移文使知加慎是日交趾守北關堡宣化府同知陶季容遣民兵阮執先等追黎賊至清波縣為賊所獲既而遣還令與縣丞黃杓珠等招季容附已季容罵曰我初以土官蒙朝廷授職府佐賜勅諭重賚俾守茲土背恩負德非為臣之道我誓不從反逆杓珠等以兵協之季容固不動

甲申

湖廣永順宣慰司彭仲遣子俊保清軍民宣慰使

彭大蟲可宜遣子順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通事楊森等貢馬行在六科奏今年中外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司布政司直隸衛所府州縣等衙門所上奏本各有錯誤不謹皆當問罪上曰差錯小失非關大体悉不問

乙酉

以成山侯王通等奏交趾叛寇猖獗令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充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充右叅將率官軍征交趾會合總兵官黔國公沐晟等軍馬勦捕蠻寇



所領官軍及交趾各衛官軍土官土民悉聽節制  
命太傅黔國公沐晟領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興安  
伯徐亨充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充右副總兵統  
率官軍往征交趾會合總兵官安遠侯柳升等勦  
捕蠻寇

勅太子大保兵部尚書李慶曰今命總兵官安遠侯  
柳升等率師由廣西太傅沐國公沐晟等率師由  
雲南兩道並進征勦交趾叛寇卿歷練老成特命  
叅贊軍務凡事須同心協謀當而後行其加意撫  
輯軍民以副委任之重俟升至南京同行凡所用

文學及幹辦之才可與于南京各衙門屬官內簡擇  
以隨仍其所擇職名未聞

勅工部尚書兼詹事府黃福曰卿前在交趾篤效勤  
誠積有忠愛孚于一方先

皇帝嘉念老成萬里召還俾輔朕躬今交趾之民思  
卿不已朕固不欲卿去左右而重違民意其為朕  
再往鎮之夫君臣相與不以遠迩卿尚益殫心力  
必使人人得所庶幾以副朕心其交趾布政司按  
察司事卿悉掌之欵哉

勅調南北二京諸衛中都留守司武昌護衛湖廣江



西福建浙江山東河南廣東廣西貴州都司福建  
行都司及南直隸諸衛官軍從安遠侯柳升等統  
領成都護衛四川雲南都司四川行都司官軍從  
黔國公沐晟等統領總七萬員名往征交趾務要  
器械鋒利衣甲鮮明緣途嚴加約束不許擾害軍  
民俸糧自起程日為始悉如先次征進交趾例開  
支南京及諸都司衛所官軍賞賜依開坐之數於  
所在官司開給如官鈔不敷官有布絹照時價折  
賞所賞鈔都指揮五百貫指揮四百貫千戶衛鎮  
撫長官三百貫百戶所鎮撫把事二百貫總旗一

百五十貫小旗一百二十貫軍民軍士一百貫

勅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叅將都督馬英令命安  
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率師由廣西雲南兩路  
並進同爾等殄滅此寇爾等宜固守城池操練軍  
民候升等至日進兵 行在戶部奏各處軍衛去  
年屯種子粒皆已盤量有餘當賞不足當罰請悉  
如舊例

上曰卿等宜嚴加比較必得其實庶幾賞罰足以懲

勸

丙戌



貴州鎮遠州土官同知楊政麒新化蠻夷長官司  
長官歐林遣舍人歐賴四川馬湖府土官知府安  
璿遣把事蔡瑄湖廣散毛宣撫司僉事于斌遣舍  
人于旺烏思藏番僧汝奴星吉及撒監回回滿剌  
阿力等貢駝馬及羊  
賜奉使述北回還遼海等衛軍士四百七十九人  
衣服絹帛有差 四川順慶府及重慶府榮昌大  
足二縣潼川州安岳縣夔州府巫山縣涪州合江  
縣各奏今年春夏人民缺食已將各倉米穀借給  
賑濟俟秋成還官

丁亥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韓尚德等貢金銀器皿及  
方物賀明年正旦 總兵官安遠侯柳升等奏今  
往征交趾當用令旗牌面  
上令行在工部製與之 宥雲南都指揮吳旺福建  
行都司都指揮楊福罪命復職初旺等坐視逮繫  
京師獄至是安遠侯柳升言其可用請釋之俾從  
征故有是命

戊子

赤斤蒙古等衛指揮使且旺失加等遣千戶鎖合



者等來朝貢馬

已丑

歲暮饗

太廟遣官祭五祀及旗纛之神以明日正旦遣鄭王  
瞻坂謁告

長陵

獻陵 四川八郎安撫司土官安撫阿惟遣姪阿用  
及忠襄兒等十四簇長官阿兒者遣姪勺亞貴州  
八舟等蠻夷長官司長官吳從義遣子華湖廣忠  
峒等安撫司安撫田大智舍人田正遠州等衛千

戶伯思哈等貢馬及方物 是歲天下戶口九百  
九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九口五千一百九十六  
萬一百一十九田地四百一十二萬四千六百二  
十六頃六十八畝田賦米麥三千一百三十一萬  
二千八百三十九石有奇絲一十七萬八千三百  
斤綿二十三萬二百九十六斤絹九萬四千五百  
九十九疋布一十二萬九千七百二十疋綿花二  
十四萬九百一十一斤折色鈔七萬四千一百一  
十三錠有奇雜果鈔二千八百四十萬八千二百  
八十二錠米麥七萬四千二百三十一石銀五千



八百八十兩銅二千一百二十九斤鉄四十八萬  
八千五百九十八斤。有奇布二百七十六疋藍課  
鹽三百一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引有奇折色鈔  
一千九百八十九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錠米六十  
六萬八千九百三十八石有奇綿布二萬六千五  
百七十三疋茶課茶六十三萬八百五十二斤折  
色鈔一萬五千一十四錠有奇屯田子粒七百二  
十二萬一千八百五十八石採納金三百六十九  
兩銀五萬九千二百九十兩水銀二千九百四斤  
硃砂五百斤石綠一千五百六十五斤雄黃六十

七斤有奇漕運北京米豆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九  
百九十七石減免天下官田等項稅糧計米麥六  
萬八千四百二石綿花六百二十二斤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